

# 超越存在與達成永恆：基督教維度 中的福克納時間哲學

To Transcend Existence and To Reach Eternity:  
A Christian Metaphysics of Time in Faulkner's Novels

王 鋼

WANG Gang

## 作者簡介

王鋼，吉林師範大學文學院講師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WANG Gang, Lecturer,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wswg2006@sohu.com

## Abstract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the metaphysics of time is an important theme in the novels of William Faulkner. In recent studies, however, critics have often neglected the deeper religious dimensions to Faulkner's metaphysics of time. By examining Faulkner's metaphysics of time in the general context of Christian culture and of Calvinist religious traditions, new interpretations and a deeper meaning to cultural poetics emerge. In the course of the exploration we also touch on the organic connections and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ity and the world.

**Keywords:** Faulkner, metaphysics of time, Christian visions

對時間問題的高度重視及其藝術形象化處理和展示構成了美國作家福克納 (William Faulkner) 小說的一個重要主題，對此評論界多有關注。美國評論家羅伯特·潘·沃倫 (Robert Penn Warren) 認為，福克納小說中浸透了時間觀念和意識，“在福克納的作品中，你總是會看到非常老的和非常年輕的人。時間在延展，而且被放置到非常重要的位置”。<sup>①</sup> 哲學家威廉·巴勒特 (William Barrett) 也有類似的觀點，認為福克納雖然沒有讀過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 (Martin Heidegger) 的作品，但他關於時間與人的存在的思考已經非常接近海德格爾的某些思想了。在福克納的小說中存在一種具有歷史深度的時間哲學，這是一種超越物理時間而具有存在論意義和價值的“真正的時間”。巴勒特闡述說：“實在的時間，構成我們生活的戲劇性實體的時間，是一種比表、鐘和日曆更深層次和更根本的東西。時間是稠密的媒介 (dense medium)，福克納的人物在其中走動，仿佛拖著他們的雙腿涉水似的：一如海德格爾所說的，那正是他們的實體或存在。”<sup>②</sup> 秘魯當代作家略薩 (Mario Vargas Llosa) 在談及福克納小說時間哲學時雖然沒有分析其特徵和本質，但卻突出了其對拉美作家的重要影響作用——“我認為人們不應該忽略福克納對於法國和拉丁文學的影響，他讓小說家知道如何在文本的疆域內重新設想時間本身。”<sup>③</sup>

---

<sup>①</sup> Floyd C. Watkins and John T. Hiers, eds., *Robert Penn Warren Talking: Interviews, 1950-1978*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0), 41.

<sup>②</sup> William Barrett, *Irrational Man: A Study in Existential Philosoph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0), 53.

<sup>③</sup> 轉引自傑伊·帕里尼：《福克納傳》，吳海雲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第189頁。[Jay Parini, *A Life of William Faulkner*, trans. WU Haiyun, Beijing: China CITIC, 2007, 189.]

評論界對福克納小說時間問題的高度評價和認知為我們深入理解福克納小說提供了關鍵的途徑和重要的參考，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這方面的分析和闡述遠遠不夠、存在嚴重缺失。眾所周知，美國南方是福克納小說產生的地域基礎，福克納小說創作的靈感來源產生於此。美國南方素有“《聖經》地帶”（Bible Belt）之稱，以加爾文教為基礎和核心的基督新教和清教主義思想在這裏得到迅猛發展，成為左右人們日常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的主導力量。福克納一生中大部分時光都是在自己的家鄉——美國南部密西西比州的奧克斯福（Oxford）小鎮度過的，自幼便接受嚴格的家庭式宗教教育，不僅要在餐前反復背誦《聖經》的某些篇章，而且在成年過程中以及成年後，福克納也曾定期參加各種宗教儀式活動。<sup>①</sup>這種宗教教育的直接影響使得福克納在日後的小說創作中形成了獨特的、個性化的主題、結構方式以及語言風格，並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基督教作家”。<sup>②</sup>因此，基督教文化自然成為考察福克納小說時間哲學問題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維度和視角，而將福克納小說時間哲學問題置於廣義基督教文化語境和美國南方加爾文教傳統中加以詳細考察，有利於獲得新的闡釋內涵和更為深廣的文化詩學意義。鑒於此，本文擬從宗教角度切入，對福克納小說的時間哲學問題進行嘗試性再詮釋，以透徹福克納時間哲學之宗教內涵及其顯示出的人與世界的有機聯繫和結構構成關係。

---

<sup>①</sup> 關於福克納自幼接受家庭式宗教教育和成年過程中參加宗教儀式活動的內容，詳見福克納接受《巴黎評論》記者瓊·斯坦因的採訪記錄：瓊·斯坦因：《福克納訪問記》，王義國、蔡慧譯，見李文俊編：《福克納的神話》，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第323-324頁。[Jean Stein, “William Faulkner: An Interview,” trans. WANG Yiguan and CAI Hui, in *William Faulkner: A Myth*, ed. LI Wenju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ress, 2008), 323-324.]另參閱美國評論家弗萊德里克·R. 卡爾寫就的《威廉·福克納：美國作家》等傳記資料。[Frederick R. Karl, *William Faulkner: American Writer* (New York: Ballantine, 1989). ]

<sup>②</sup> Alwyn Berland, *Light in August: A Study in Black and White* (New York: Twayne, 1992), 24.

## 一、薩特的福克納小說時間哲學闡釋及其局限性

法國哲學家薩特（Jean-Paul Sartre）從存在主義視角出發寫就的《關於〈喧嘩與騷動〉：福克納小說中的時間》（“O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ime in the Work of Faulkner”）一文無疑是福克納小說時間哲學問題最具代表性的闡釋篇章。

薩特在文中認為“批評家的任務是在評價小說家的技巧之前首先找出他的哲學觀點”，具體針對福克納的小說創作而言，薩特認為其哲學觀點的本質就是“時間哲學”，因為福克納小說中展現的總是“人的不幸在於他被時間制約”。<sup>①</sup>為了說明這一論點，薩特引證《喧嘩與騷動》展現時間意識最為突出的“昆丁部分”加以詳細分析和論證。他指出，在小說的“昆丁部分”福克納不僅明確提到了時間主題，而且還以“表”為象徵點出了《喧嘩與騷動》真正的主題即是人的存在與時間性之間的悖論關係。但福克納的時間哲學絕不僅僅停留在淺層次方面，如薩特所說，福克納時間哲學的複雜性在於他所展示的特殊“現在”。他認為福克納小說中的“現在”有兩個明顯的特點，其一，“這個現在不是在過去和未來之間乖乖地就位並成為兩者的理想界限的那個時間：福克納的現在本質上是災難性的；它像賊一樣逼近我們的事件，怪異而不可思議——它來到我們的跟前又消失了。從這個現在再往前，甚麼也沒有了，因為未來是不存在的。現在從不知甚麼地方冒出來，它趕走另一個現在；這是一個不斷重新計算的總數。”<sup>②</sup>其二則是福克納的“現在”時間始終處於“懸置”<sup>③</sup>狀態。他解釋說：“我用這個

<sup>①</sup> Jean-Paul Sartre, “O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ime in the Work of Faulkner,” trans. Annette Michelson, in William Faulkner, *The Sound and the Fury: 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ed. David Minter (New York and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1994), 265.

<sup>②</sup> Ibid., 266.

<sup>③</sup> 薩特使用的法語原文是“L’ enfoncement”，對應的法語動詞形態為“enfoncer”，其中的一個不及物用法相當於英文中的“to sink in”，直譯為“陷入”。此處綜合考慮，譯為“懸置”，含有“推遲”和“延長”雙重意義。

詞是因為找不到更恰當的詞來表示這一無定形的妖魔的某種靜止的運動。”因為在福克納的小說裏，“從來不存在進展，沒有任何來自未來的東西”。<sup>①</sup>在薩特看來，福克納的小說中只有過去，其主人公的存在可以表述為“我現在不存在，我過去存在”，“現在”不過是過去的將來時而已。他還以一個貼切的比喻來形象地描述這一點：“福克納看到的世界似乎可以用一個坐在敞篷車裏朝後看的人看到的東西來比擬。每一剎那都有形狀不定的陰影在他左右出現，它們似閃爍、顫動的光點，當車子開過一段距離之後才變成樹木、行人、車輛。在這一過程中過去成為一種凌駕於現實之上的現實：它輪廓分明、固定不變；現在則是無可名狀的、躲閃不定的，它很難與這個過去抗衡；現在滿是窟窿，通過這些窟窿，過去的事物侵入現在，它們像法官或者像目光一樣固定、不動、沉默。福克納的獨白使我們想起坐飛機遇上許多空潭；每逢一個空潭主人公的意識就‘墮入過去’，重新升起，再行墮入。現在並不存在，它老在變；一切都是過去的。”<sup>②</sup>而最能體現這一點的莫過於昆丁的主導性格了。“過去糾纏不放……有時它甚至掩蓋了現在——於是現在在影子裏行進，像一條地下河流，當它重新露出地面時它自己也變成過去了。”<sup>③</sup>薩特在這裏抓住了福克納小說時間哲學的最大特徵：時間並非是依循過去、現在、未來之線性發展的，與傳統的鐘錶式物理時間和時序有所不同，其在本質上是一種存在時間，且是被腰斬與懸置的二元存在論時間，只有從過去到現在的發展歷程。對於這種特殊的時間狀態，福克納本人也有過表述：“過去絕沒有死亡，它甚至沒有成為過去。”<sup>④</sup>在福克納看來，過去就是活生生的現在，過去始終影響、決定著現在，並預示著未來。薩特認為福克納的這種時間哲學觀念以及對文本的處理方式類似於法國現代

<sup>①</sup> Jean-Paul Sartre, “O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ime in the Work of Faulkner,” 266.

<sup>②</sup> Ibid., 267.

<sup>③</sup> Ibid., 267.

<sup>④</sup> William Faulkner, *Requiem for a Nu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1), 80.

主義小說家普魯斯特 ( Marcel Proust )，時間在他們的作品中都被看作是“起分離作用的東西”，有所不同的是普魯斯特的解脫“存在於時間本身之中，在於過去的全部重現”，而對福克納來說，“很不幸過去從來沒有丟失，它始終在那裏，死死地纏住我們”。<sup>①</sup>分析至此，薩特結合海德格爾存在論時間觀念對人的未來性和可能性的強調而得出最終結論：“福克納式的人被剝奪了可能性，只能通過他的過去來解釋他的現在”，福克納是在“用他出眾的藝術來描繪一個正在死於衰老的社會以及我們在這個社會裏感到的窒息。”<sup>②</sup>

儘管薩特對福克納小說以“固戀過去”為主要特徵的時間哲學所做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和南方學者柯林斯·布魯克斯 ( Cleanth Brooks ) 以及傑伊·帕里尼 ( Jay Parini )、羅伯特·W. 哈姆布林 ( Robert W. Hamblin ) 等批評家的分析和論述相互印證，<sup>③</sup>但在揭示福克納小說時間觀念的形成機制以及深層次原因等方面仍留有空白。

---

<sup>①</sup> Jean-Paul Sartre, “O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Time in the Work of Faulkner,” 268-269.

<sup>②</sup> Ibid., 271.

<sup>③</sup> 柯林斯·布魯克斯從南方地域傳統角度分析福克納的時間觀念：“我們是過去的產物，我們從它生長而來，由它的經歷構成。好也罷，壞也罷，不管怎樣，我們心中攜帶著它的一部分……認為我們能拋棄過去的想法是愚蠢的。” [Cleanth Brooks, “Southern Literature: the Past, History, and Timeless,” in *Southern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 eds. Philip Castille and William Osborne (Memphis: Memphis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3), 9.] 評論家傑伊·帕里尼從歷史角度切入對福克納小說的時間展開評論：“生命不是線性發展的，而是重疊著過去與現在的一場又一場輪回。這一點在威廉·福克納看來尤為正確。他將自己的家族的歷史看成一個提喻，一個南方歷史的提喻，而整個南方又是整個國家歷史的提喻。他關於過去的感受深刻地影響他關於現在的感受，而無論在他的人生還是他的作品中，過去都為現在加上了特殊的壓力。”參閱傑伊·帕里尼：《福克納傳》，第6頁。而當代學者哈姆布林則強調“福克納作品偉大的主題之一就是表現他的主人公如何處理過去與現在的關係”。參閱《福克納研究在美國——羅伯特·哈姆布林教授訪談》，見李萌羽：《多維視野中的沈從文和福克納小說》，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第251-252頁。[Li Mengyu, *SHEN Congwen and William Faulkner from Varied Perspectives* (Jinan: Qilu Press, 2009), 251-252.]

一般認為，福克納時間觀念的形成遵循了法國哲學家柏格森（Henry Bergson）的時間“綿延”理論。對此福克納本人坦言：“實際上我很同意柏格森關於時間流動性的理論。時間裏只有現在，我把過去和將來都包括在其中，這就是永恆。”<sup>①</sup>在接受《巴黎評論》記者瓊·斯坦因（Jean Stein）採訪時，福克納又有過類似表述：“我拋開時間的限制，隨意調動書中的人物，結果非常成功，至少在我看來效果很好。我覺得，這就證明了我的理論，即時間是一種流動狀態，除在個人身上有短暫體現外，再無其他形式的存在。所謂‘本來’，其實是沒有的——只有‘眼前’，如果真有所謂‘本來’的話，那也就沒有甚麼傷心，沒甚麼悲哀了。”<sup>②</sup>很顯然，福克納一方面強調了其本人的時間處理承襲了從柏格森到喬伊斯（James Joyce）的時間傳統；另一方面也明確指出了他時間觀念的終極所在，即通過“現在”時間囊括過去和將來所有時間而達成一種從瞬間向永恆、從“此處”向“彼處”的超越與轉化。作為時間觀念史上劃時代的人物，柏格森關於時間“綿延”的理論啟示了福克納對於人與世界之間持存狀態的認知，其與美國南方加爾文教所暗含的時間觀念相結合，最終形成了福克納小說文本所呈現的更為複雜的宗教時間形態。對此，評論家卡爾（Frederick R. Karl）分析說：“當時時間被置之不顧時，福克納達到了類似普魯斯特的‘特權時刻’。他寫作時的狀態具有與宗教或精神體驗相關的某些特點。在某種事物的支配下，他逐漸超越自我——例如‘狂喜’，意即處於自我之外。”<sup>③</sup>學者埃爾溫·勃蘭德（Alwyn Berland）則更為明確地指出福克納時間觀的形成與基督教、尤其是加爾文教密不可分：“福克納特有的加爾文主義長期影響著他對待時間的態度。我確信正是預定論中的宿命觀念使得讓-保羅·薩特揭示出了其他批評家所沒有

<sup>①</sup> James B. Meriwether and Michael Millgate, eds., *Lion in the Garden: Interviews with William Faulkner, 1926-1962*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8), 70.

<sup>②</sup> 瓊·斯坦因：《福克納訪問記》，第330頁。

<sup>③</sup> Frederick R. Karl, *William Faulkner: American Writer*, 318.

揭示的福克納小說中的現象。他的觀點是存有靜止的時間，一種現在，它持續不斷地擴大與過去的聯繫，不斷退卻而不進入未來，相反卻進入一種連續的時刻而成為另一種現在。福克納把時間以不同的方式應用於他自己最喜歡的人物形象，猶如一串水珠，當我們的眼睛看到它時，每一顆水珠都是現在時刻的呈現，都是獨一無二的。對於加爾文教的預定論觀念來說，過去和未來的一切時間都處於現在的時刻之中，都懸置於上帝思想的永恆之中。先知和預言具有同樣神聖的屬性，因此所有人類之經驗在聚焦於神聖視野之中時都變成了靜止。”<sup>①</sup>卡爾和勃蘭德的上述分析與結論為我們深入的理論闡釋提供了方向，並奠定了可行性的基礎。

## 二、基督教時間觀念中的不朽與永恆向度

就基督教時間觀本身而言，其與基督教歷史觀緊密相連。從信仰角度來看，基督教對於歷史的闡釋基本先於對時間的闡釋，時間由歷史所衍生，但歷史卻在某種意義上依附於時間，並遵循時間運行的內在邏輯和流程。學術界一般認為，與古希臘的迴圈時間觀相比，基督教歷史觀之線性遞進的邏輯發展圖式決定了基督教時間觀基本由先後承續的瞬間構成、並處於從過去到未來的直線運動之中，即從上帝創世造人至現存世代的終結。在這一歷程中，時間可以被劃分成若干個階段性過程，其中既包含一般意義上的物理時間，也包含具有宗教哲學意味的不朽時間。

所謂物理時間，又稱凡俗時間或鐘錶時間，指可以用日曆和鐘錶等加以衡量的時間觀念，即通常所說的依年代順序的時間；與其對應的是不朽時間，又稱超自然時間、永恆時間或救贖時間，其特徵是不可測量，但可以為人感知，接近通常所說的無限的時間。不朽時間把耶穌自降生到復活的整個過程納入到上帝救贖世人的整

---

<sup>①</sup> Alwyn Berland, *Light in August: A Study in Black and White*, 58.

體規劃中，突出展示了神人關係中時間所帶來的超越性。在基督教的歷史中，主要有兩個與時間相關的事件至為重要。一是上帝創世，人作為上帝的創造物，在很大程度上承襲了上帝的神聖性，相應地使得其出生與死亡具有了特殊的意義，不能被當作簡單的、無意義的事件而置之不理。基督教思想家通過探索時間問題，目的在於透徹有死之人如何在時間中形成對自身存在之有終性的自覺。二則是耶穌基督的降臨及其道成肉身（Incarnation）。這是歷史地理解基督教時間觀念的核心。在基督教看來，耶穌基督的降臨是全部歷史中最偉大的事件，其道成肉身之後所行的一切構成了過去、現在和將來一切事物和一切人的比較標準，從而使過去、現在和將來一切的時間尺度都圍繞和構建於此之上。它首先提供了一個時間“原點”，整個從過去到未來的時間因此而獲得了各自的方向。過去成為了這一事件的準備和未來的一種可能性，未來則成為了這一事件的蔓延與展開。誠如義大利學者熱爾馬諾·帕塔羅（Pattaro）所說：“對基督徒來說，基督的拯救行為這一歷史事實既賦予了時間價值，同時又排除了任何試圖逃避時間的苦行主義。所以，基督教一方面同形而上學的解釋——它降低時間的價值，並借助於‘此處’和‘彼處’的維度來取代時間——是不相容的；另一方面，又同歷史循環論的解釋——它因時間的緣故，抽掉了歷史本身的內涵，因為它不允許我們挑選任何用來從過去向未來轉變的關鍵事件——也是不相容的。所以，基督既是歷史的終點，又是歷史的目的，而時間則是使這雙重斷言成為可能的條件。”<sup>①</sup>其次，由於基督教是一種典型的不容死亡的復活宗教，因此賦予耶穌基督在死而復生的過程中註定要承載一種拯救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 once for

---

<sup>①</sup> 熱爾馬諾·帕塔羅：《基督教的時間觀》，見[法]路易·加迪等：《文化與時間》，鄭樂平、胡建平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1-232頁。[L. Gardet, *Culture and Time*, trans. ZHENG Leping and HU Jianping (Hangzhou: Zhengjiang People's Press, 1988), 231-232.]

all), 這使得基督的再臨具有了非同一般的神學時間意義, 即從“此處”向“彼處”、從有限的特定時間向永恆的無限時間的轉化。<sup>①</sup>

儘管美國南方加爾文教思想與廣義基督教思想有所差別, 但在時間問題上, 加爾文教還是基本繼承了基督教的核心觀念的。根據《牛津美國文學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之“加爾文主義”(Calvinism)詞條的解釋, 加爾文神學思想在美國主要包括五個基本方面: 首先是完全的墮落(total depravity), 即突出人的原罪, 主要指人自降生之日便繼承了亞當墮落的罪惡; 其次是無條件的揀選(unconditional election), 突出了上帝的智慧對於個體命運的決定性作用, 個體被揀選或被棄絕由神的救贖決定, 而不是人自身的救贖行為; 再次是不可抗拒的神的恩典與榮耀(prevenient and irresistible grace); 第四是聖徒的堅忍(the perseverance of saints); 最後是有限的救贖(limited atonement), 強調人的傳承性墮落部分因基督的受難而獲得救贖, 聖靈將救贖賦予被揀選者, 被揀選者遵循《聖經》中顯示的上帝的旨意。<sup>②</sup>原罪(original sin)觀念和被揀選、被救贖的“預定論”(predestination)觀念構成了加爾文教神學思想的核心, 這兩方面在美國南方的宗教思想框架中佔據不可動搖的基礎性地位。神的恩典和榮光被認為能淨化人的罪孽, 從而使加爾文教在無形中確立了上帝的絕對權威和上帝的“道成肉身”形式耶穌基督的救世主地位。這與廣義基督教時間向度中顯現出的渴望永恆時間或救贖時間相吻合。誠如加拿大文藝理論家弗萊(Northrop Frye)所說: “基督教的觀點是, 耶穌以他的啟示——以色列的理想王國是一個精神王國——使全人類獲

<sup>①</sup> 此處可以詳細參考熱爾馬諾·帕塔羅《基督教的時間觀》中關於“時間與永恆”的分析。

<sup>②</sup> James D. Hart,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 5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119.

得了決定性的解救。”<sup>①</sup>換句話說，美國南方加爾文教與廣義基督教一樣明確指出，只有通過信仰上帝及其“道成肉身”形式、即耶穌基督才是獲得拯救的唯一途徑，才能實現由過去抵達永恆、由“此處”向“彼處”的質的轉變與生成。

在基督教發展史上，深入分析和探討永恆時間或救贖時間最著名的兩個神學理論家當屬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和別爾嘉耶夫（Николай А. Бердяев, Nikolai Berdyaev）。據現有資料推斷，福克納對於奧古斯丁時代的神學思想應該是十分了解的。在約瑟夫·布洛特納（Joseph Blotner）編輯整理的福克納藏書目錄之希臘拉丁文學部分，我們看到福克納不僅藏有關於托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的神學介紹性書籍，而且還藏有奧古斯丁《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的英譯本。<sup>②</sup>眾所周知，《上帝之城》是奧古斯丁晚年集大成的重要神學著作，奧古斯丁一生的主要神學思想在其中都有論述和展現。儘管福克納可能沒有閱讀過奧古斯丁諸如《懺悔錄》（*The Confessions*）等其他的著述，但透過《上帝之城》福克納仍有可能了解到奧古斯丁關於永恆時間的相關理論。在奧古斯丁的時間理論中，“現在”具有特殊的意義。他所理解的“現在”，是一個集過去、當下、未來於一體的永恆時間的“現在”。他明確指出：“誰能遏制這種思想，而凝神佇立，稍一攬取卓然不移的永恆的光輝，和川流不息的時間作一比較，可知二者絕對不能比擬，時間不論如何悠久，也不過是流光的相續，不能同時伸展延留，永恆卻沒有過去，整個只有現在，而時間不能整個是現在，他們可以看到一切過去都被將來所驅除，一切將來又隨過去而過去，

<sup>①</sup> 諾斯洛普·弗萊：《偉大的代碼：聖經與文學》，郝振益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22頁。[Northrop Frye, *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trans. HAO Zhenyi,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222.]

<sup>②</sup> Joseph Blotner, comp., *William Faulkner's Library-A Catalogue*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64), 79.

而一切過去和將來卻出自永遠的現在。”<sup>①</sup>很顯然，奧古斯丁在此強調了永恆時間觀念對物理時間的超越，永恆即是現在，而且是一種巨大的“包容性”現在。儘管福克納小說中所呈現的“現在”稍縱即逝，且大多都表現為“過去”，但如奧古斯丁所說，以“過去”的記憶方式呈現的“現在”即是永恆。在此意義上，福克納完全感受到了奧古斯丁宗教時間的精髓，強調了時間的永恆在本質上是人的一種內在感受，其實質不是在度量時間，而是在“度量印象”，事物過去留存的印象。

從現有資料來看，可以基本肯定福克納沒有讀過別爾嘉耶夫的相關著作，但別爾嘉耶夫關於永恆時間的分析和論述直接承襲奧古斯丁而來，且與奧古斯丁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此意義上，別爾嘉耶夫在廣義基督教視闕下探討時間的神學思想便具有了進一步從宗教哲學角度來理解福克納小說永恆時間觀念及其藝術呈現形態的作用和功能。縱觀別爾嘉耶夫關於時間問題的著述，其基礎在於“壞的時間”和“好的時間”的劃分。所謂“壞的時間”主要是指“宇宙時間”和“歷史時間”，大致對應廣義基督教中的“物理時間”或“鐘錶時間”。在別爾嘉耶夫看來，這種時間是可以度量的，且具有一種“罪性”，是典型的“病態時間”，其最終結果都是破壞人的生命並導向死亡。而與“壞的時間”相反的“好的時間”則不同，它是一種“生存時間”，其外部特徵雖然不能同“宇宙時間”和“歷史時間”完全隔絕，但本質上它不可被空間表示，是“從一種時間向著另一種時間的突破”，是人的個體生命的一種主觀感受，是“質的而非量的無限性”，是瞬間的某一個點和“到達永恆性的出口”，因此它預示著向歷史縱深方向發展的永恆性存在的可能。別爾加耶夫認為只有這種生存時間可以產生永恆性，其“是對宇宙時間和歷史時間的阻斷，是時間的補足和完成”，是一

---

<sup>①</sup> Saint Augustine, *The Confessions of Saint Augustine*, trans. Rex Warne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9), 259-260.

種於深刻之中關乎“純粹的彌賽亞意識”的時間形態。<sup>①</sup>別爾嘉耶夫還進一步將生存時間與永恆現在聯繫起來：“永恆的生命在時間中就能到來，它可以在每一個瞬間裏，在瞬間的深處被顯現為永恆的現在。永恆的生命不是未來的生命，而是現在的生命，是在瞬間深處的生命。在瞬間的這個深處所發生的是時間的斷裂。”<sup>②</sup>通過以上論述我們看到，在別爾嘉耶夫的時間認知理論中，生存時間可以克服時間的“罪性”而達於永恆，使處於其中的人與上帝相呼應，這使得人對待時間的問題從宗教文化角度轉化成了具有基督教救贖意義的行為。正如他本人所感悟的：“我們必須在我們的信仰和我們的期待中，徹底克服被隔絕的和有缺陷的時間——現在、過去和未來的時間，而進入真正的時間——永恆。我們的一切信仰和希望必須同人類命運在永恆中得到解決這點相聯系，我們必須在完整的永恆性的前景上，而不是在被隔絕的未來的前景上，建立自己的生活前景。”<sup>③</sup>

### 三、福克納時間哲學中的基督教維度

基督教時間觀念中的不朽和永恆向度在福克納小說中有著多維的藝術顯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腰斬時間是福克納達到永恆性的重要手段之一。就基督教時間哲學觀念來看，讓人物失去未來的時間向度並非阻斷人物發展的可能，其本質在於創造一種不會消逝的“完全的現在”的永恆

---

<sup>①</sup> 尼古拉·別爾加耶夫：《人的奴役與自由》，徐黎明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4頁。[Nikolai A. Berdyaev, *Slavery and Freedom*, trans. XU Liming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ress, 2007), 194.]

<sup>②</sup> 尼古拉·別爾加耶夫：《論人的使命·神與人的生存辯證法》，張百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65頁。[Nikolai Berdyaev, *The Destiny of Men*, trans. ZHANG Baichu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7), 265.]

<sup>③</sup> 尼古拉·別爾加耶夫：《歷史的意義》，張雅平譯，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年，第158頁。[Nikolai Berdyaev, *The Meaning of History*, trans. ZHANG Yaping, Shanghai: Xuelin Press, 2002], 158.]

時刻，這一點在《喧嘩與騷動》中尤為突出。根據美國學者海倫·R. 阿特斯瑪（Helen R. Atsma）的研究成果，在《喧嘩與騷動》中加爾文主義賦予康普生家三兄弟和女僕迪爾西各自不同的時間結構。<sup>①</sup>正是在宗教的視閾之中借助永駐於現在的時間福克納完成了人對宇宙時間和歷史時間的超越和救贖。在《喧嘩與騷動》中，班吉始終處於時間之外（outside of time）的狀態，這使得他遠離世界的煩擾和限制，且因不留存過去的記憶而處於永恆的現在之中。昆丁留戀過去，但其實質仍是希望阻斷時間，希望依靠時間的中止和斷裂來使自己家庭往昔的輝煌得以永駐。在小說的昆丁部分，表是時間的重要象徵物。昆丁毀壞手錶，意味著從主觀上妄圖逃避和脫離時間，從而通過對現在時間的懸置來實現對過去的保留與復活。而昆丁最後選擇死亡則從另一角度進一步體現基督教永恆時間觀念的深刻意義。死亡不僅是形而上的哲學問題，也是包含重要的“宗教意識”，尤其是“基督教意識的基本問題”。在基督教中，死亡與時間不可分割。死亡意味著個體生命時間的終結，其目的在於“使凡人中的最卑賤的人超越生活的日常性和庸俗”，並能“深刻地提出生命的意義問題”。從這一層面來理解，再恐怖的和極端惡的死亡都是“從令人厭惡的時間走向永恆的唯一出路”。<sup>②</sup>換句話說，死亡是對物理時間的終極超越，是自身的救贖。這也正是小說第四部分迪爾西與班吉在教堂中聆聽耶穌基督殉難於十字架上而感受到無比神恩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反復塑造代表“過去”的人物形象，造成時間恆久和靜止的假像，是福克納達成時間永恆和超越的另一主要手段。福克納鍾情於濟慈（John Keats）的名篇《希臘古甕頌》（*Ode on a Grecian*

---

<sup>①</sup> Helen R. Atsma, “Calvinistic Visions of Time and Humanity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available at [http://www6.semo.edu/cfs/tfn\\_online/sound\\_atasma.htm](http://www6.semo.edu/cfs/tfn_online/sound_atasma.htm), accessed on 27 March, 2012.

<sup>②</sup> 尼古拉·別爾加耶夫：《論人的使命·神與人的生存辯證法》，第 253 頁。

Urn),<sup>①</sup>因為這首詩所傳達出的靜止與永恆之美與福克納心目中的基督教永恆時間觀念相契合。從《沙多里斯》(Satoris)到《喧嘩與騷動》,再到《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和《去吧,摩西》(Go Down, Moses),福克納為讀者塑造了包括賀拉斯、昆丁·康普生、海托華以及高文·斯蒂文斯和艾克·麥卡林斯在內的一系列代表過去和體現永恆的人物形象。

昆丁·康普生是福克納早期作品中固戀過去、代表永恆的典型人物。他不僅在理想中對南方傳統文化有著堂吉訶德之於騎士小說般的病態迷戀,而且在現實生活中他把自己也禁錮在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中。昆丁不願選擇前進的新世界的生活方式,在與妹妹凱蒂的關係中視凱蒂的貞操為時間永恆的過去時代的重要象徵物,從中體會著僅屬於他自己的靜止的時間體驗。誠如批評家所說,作為悲劇人物和南方傳統犧牲品的昆丁永遠只能“生活在一個語言和書籍的世界裏,一個浪漫的博物館中”。<sup>②</sup>和昆丁一樣,《八月之光》中的海托華也是一個嚮往過去和祖輩永恆榮光的人物。作為一名牧師,海托華始終無法擺脫祖輩英勇殺敵的英雄主義故事的影響,這使得他被傑弗遜小鎮上的居民疏離、放逐。他開始過離群索居的生活,沉溺於自己理想的世界而無法自拔。福克納在小說中這樣描述他:“他自己的未來,自己的一生,完完整整,神聖不可侵犯,就像一只典雅的玲瓏剔透的花瓶;在那裏他的精神可以獲得新生,可以免受現實生活的狂風侵襲,臨死時能安詳寧靜,只聽見被圍堵的

<sup>①</sup> 福克納多次明確表示濟慈是他最喜愛的詩人之一,在約瑟夫·布洛特納編輯整理的福克納藏書目錄中我們看到福克納藏有多個濟慈詩歌的版本,具體是:《約翰·濟慈詩歌全集與散文選》(The Complete Poetry and Selected Prose of John Keats)、《約翰·濟慈與珀西·比希·雪萊:詩歌作品全集》(John Keats and Percy Bysshe Shelley: Complete Poetical Works)以及《約翰·濟慈詩集》(The Poems of John Keats)。見 Joseph Blotner, comp., *William Faulkner's Library-A Catalogue*, 69.

<sup>②</sup> André Bleikasten, *The Most Splendid Failure: Faulkner's The Sound and the Fu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95.

風在遠處吹，幾乎不會帶來一絲兒污泥濁土”。<sup>①</sup>與昆丁和海托華相比，《去吧，摩西》中的高文·斯蒂文斯和艾克·麥卡林斯雖然顯示出了某些行動主義的特徵，但在本質上仍屬於代表永恆的理想主義的人物形象。高文·斯蒂文斯在小說中有著獨特的逃避現實時間的生活方式：將《聖經》譯回古希臘文。而艾克·麥卡林斯則在對大自然的體悟中感受到了永恆性的存在。

最後，記憶構成福克納返回過去永恆性和重構新現在的關鍵手段。記憶“在本質中不僅包含著對時間存在的再造性設定，而且還包含著一個與內意識的確定關係”。<sup>②</sup>一方面它原生地包含著曾被感知的意識，另一方面它是領會過去之實在性的基本形式。人在記憶中存在，依靠記憶溝通過去和現在的聯繫，過去只有通過記憶才能存活。依靠記憶人可以實現瞬間達於永恆，而失去了記憶，人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方向，迷失在時間之中了。在此意義上，記憶乃是永恆時間在當代現實時間中最偉大的表現形式。它維持著時間上的連續性，決定著個體對世界的感知與把握，不僅預見和影響現在的存在，而且決定著對逝去時光的延續，使時間具有現在瞬間的同時，又具有無限的超越特質。福克納充分認識到記憶所承載的時間超越性和永恆性，在小說中安排人物以記憶的方式敘述過去，以打破現在與過去之間的界限，形成一種持續流動的時間狀態，使讀者真實感受到過去從來沒有成為過去，而是永恆性地存在於現在之中。也就是說，記憶在福克納小說中擔負著一種工具性的功能，它傳遞出時間的某種恒定本質，正如評論家卡爾所說：“在福克納的作品中，記憶非常重要，因為它超越了單純的過去，重新創造了一種更真實的歷史形式：現實化是一種背叛。”<sup>③</sup>

<sup>①</sup> William Faulkner, *Light in August* (London: Vintage Books, 2005), 359.

<sup>②</sup> 埃德蒙德·胡塞爾：《內時間意識現象學》，倪梁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91頁。[Edmund Husserl,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rnal Time*, trans. NI Liangka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9), 91.]

<sup>③</sup> Frederick R. Karl, *William Faulkner: American Writer*, 740.

##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Atsma, Helen R. "Calvinistic Visions of Time and Humanity in *The Sound and the Fury*." Available at [http://www6.semo.edu/cfs/tfn\\_online/sound\\_atmsa.htm](http://www6.semo.edu/cfs/tfn_online/sound_atmsa.htm), accessed on 27 March, 2012.
- Augustine of Hippo. *The Confessions of Saint Augustine*. Translated by Rex Warner.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2009.
- Barrett, William. *Irrational Man: A Study in Existential Philosoph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0.
- Berland, Alwyn. *Light in August: A Study in Black and White*. New York: Twayne, 1992.
- Bleikasten, André. *The Most Splendid Failure: Faulkner's The Sound and the Fu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6.
- Blotner, Joseph, comp. *William Faulkner's Library-A Catalogue*.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64.
- Brooks, Cleanth. "Southern Literature: the Past, History, and Timeless." In *Southern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 Edited by Philip Castille and William Osborne. Memphis: Memphis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Faulkner, William. *Requiem for a Nu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1.
- \_\_\_\_\_. *The Sound and the Fury: 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Edited by David Minter. New York and London: W.W.Norton & Company, 1994.
- Hart, James D.,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 5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Karl, Frederick R. *William Faulkner: American Write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89.
- Meriwether, James B. and Michael Millgate, eds. *Lion in the Garden: Interviews with William Faulkner, 1926-1962*.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8.
- Watkins, Floyd C. and John T. Hiers, eds. *Robert Penn Warren Talking: Interviews, 1950-1978*.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0.

##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尼古拉·別爾加耶夫：《人的奴役與自由》，徐黎明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Berdyaev, Nikolai. *Slavery and Freedom*. Translated by XU Liming. Guiyang: Guizhou People's Press, 2007.]
- 尼古拉·別爾加耶夫：《論人的使命·神與人的生存辯證法》，張百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Berdyaev, Nikolai. *The Destiny of Men*. Translated by ZHANG Baichu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7.]
- 尼古拉·別爾加耶夫：《歷史的意義》，張雅平譯，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年。[Berdyaev, Nikolai. *The Meaning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ZHANG Yaping. Shanghai: Xuelin, 2002.]
- 諾斯洛普·弗萊：《偉大的代碼：聖經與文學》，郝振益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Frye, Northrop. *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HAO Zhenyi,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8.]
- 路易·加迪等：《文化與時間》，鄭樂平、胡建平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Gardet, L. *Culture and Time*. Translated by ZHENG Leping and HU Jianping.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ress, 1988.]
- 埃德蒙德·胡塞爾：《內時間意識現象學》，倪梁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Husserl, Edmund.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Internal Time*. Translated by NI Liangka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09.]
- 李萌羽：《多維視野中的沈從文和福克納小說》，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LI Mengyu. *SHEN Congwen and William Faulkner from Varied Perspectives*. Jinan: Qilu Press, 2009.]
- 傑伊·帕裏尼：《福克納傳》，吳海雲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Parini, Jay. *A Life of William Faulkner*. Translated by WU Haiyun. Beijing: China CITIC, 2007.]
- 瓊·斯坦因：《福克納訪問記》，王義國、蔡慧譯，見李文俊編：《福克納的神話》，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Stein, Jean. "William Faulkner: An Interview." Translated by WANG Yiguo and CAI Hui. In *William Faulkner: A Myth*. Edited by LI Wenju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ress, 2008.]